燕王劍、鈹自名修飾語“旅”字補說[[1]](#endnote-1)

（首發）

宫肇南

北京語言大學 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

**摘要**：商周青銅器的自名修飾語中多見“旅”字，前賢時彥多有釋讀，但意見並不統一，戰國時期燕王青銅劍和青銅鈹銘文中亦有此字作為自名修飾語，字形有二，分別隸定作“旅”或作“”。文章通過研讀和分析傳世文獻和出土古文字資料，綜合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，對戰國時期燕王青銅劍和青銅鈹上所鑄銘文中的“旅”“”兩種字形，進行字形、音讀和訓釋的補說，把這一修飾語讀為“呂（鋁）”，訓釋為“優質的銅”，表示兵器的質地和質量，敬請方家指正。

**關鍵詞：**燕王劍 燕王鈹 自名修飾語 旅 鋁

在戰國時期，燕系兵器銘文與同時期其他六國銘文風格相比，特點明顯、風格迥然，這種不同，不僅僅體現在銘文的字形構造和書寫風格上，還體現在用字習慣和假借關係上，同時，燕國兵器的自名也頗具特色，其對器名的指稱和用字常常獨闢蹊徑，並且相當複雜。在研讀燕國兵器資料的過程中，我們發現由燕王職、燕王喜所監造的青銅劍和青銅鈹銘文中的自名修飾語有稱“武旅”“旅”“旅”者，其中修飾語作“武旅（）”的兵器有3件，稱“旅”的有8件，稱“旅”的有2件，此前有很多學者有過討論。

（1）清人吳大澂釋為“都”[[2]](#endnote-2)。

（2）朱德熙先生則認為是“者”的訛變[[3]](#endnote-3)。

（3）李孝定先生釋為“鐶”，疑為劍有圜首者[[4]](#endnote-4)。

（4）施謝捷先生則認為失之于形，並主張釋為“鍺”，即《爾雅·釋器》所言“斫謂之鐯”，義為斫擊[[5]](#endnote-5)。又黃盛璋、李學勤、鄭紹宗、王翰章等先生釋為“鍺”或“者”[[6]](#endnote-6)。盧冀峰先生從之[[7]](#endnote-7)。

（5）丁佛言先生認為是古“旅”字[[8]](#endnote-8)。何琳儀先生釋為“旅”，釋“旅釱”為“軍旅之釱”[[9]](#endnote-9)。吳鎮烽先生從之[[10]](#endnote-10)。

（6）趙平安先生釋為“都”，義為“（縣）”，在兵器銘文中則釋為“袁”，在兵器銘文中是作為“環”[[11]](#endnote-11)。

（7）沈融先生釋為“旅”，“旅”即“蹕旅”，是規模不大的衛隊，使用釱。“武旅”的“武”是為突出勇武，武器用劍，从金之“”或因為甲胄的差異[[12]](#endnote-12)。

（8）劉正先生釋為“鑄”字，認為此字从金从止从衣，从止通从土為別體；从衣是从工口寸之省[[13]](#endnote-13)。

（9）朱力偉先生認作地名的一級行政單位“都”[[14]](#endnote-14)。

綜上可見，對“旅”的訓釋可分為五類：第一，釋為“環”；第二，釋為“鍺”；第三釋為“軍旅”；第四為“鑄造”；第五為行政單位。

細察二字，（旅，17922燕王職劍）的字形整體和（，17924燕王職劍）的右半部分字形，可見字形結構上从“㫃”，對於這一點，前輩學者們都有過詳細的釋讀，在此我們不再贅述，其中劉釗、蘇文英[[15]](#endnote-15)等先生更是從構型演變方面進行過研究，尤其劉釗先生認為“”字下的“”即“从”之變，後該字右半邊偏旁又因形寫作了“衣”[[16]](#endnote-16)。經過細查和比較，該字整體與《說文解字·㫃部》（以下簡稱《說文•某部》）的“旅”字古文“”相類，又《說文·白部》：“者，別事詞也。从白𣥐聲。，古文旅字。”段玉裁注：“㫃部曰：‘’，古文旅者之偏旁，乃全不類，乃轉寫之過也。”古籍中旅、魯通用，孔安國《尚書序》：“旅天子之命。”劉逢祿今古文集解：“魯、旅古通。”《爾雅·釋詁上》：“旅，陳也。”郝懿行義疏：“旅又與魯通。故《書》序云：‘旅天子之命’。《史記·周紀》作：‘魯天子之命。’”《左傳·隱公元年》：“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，曰為魯夫人。”杜預注：“以手理自然成字。”孔穎達疏：“石經古文旅作𣥏。”魯，传抄古文字中同樣有類似字形“”[[17]](#endnote-17)，形體相類。

因此我們認為釋為“旅”於字形是沒有問題的。但是，燕兵銘文中的“旅”和其他銅器銘文中的“旅”在形體上有差別，並且从金的“”字字形在其他器物銘文中並未出現，從前賢時彥的解讀和訓釋中也可知此“旅”非彼“旅”，並且出現在兵器銘文中，作為自名修飾語的“旅（）”字，並無明確表示“出行”或“祭祀”等意義的者，再者，兵器上銘刻“軍旅之用”不免有畫蛇添足之嫌。我們同樣不認為是一級行政單位“都”，原因有如下三點：第一，銘文中的字形有从金作“”者，表示城邑等義項的字或从邑或从土或从𩫖，此處从金，實屬罕見；第二，銘文中帶有地名的辭例有很多，如“成都”“高密”“丕降”等，表示督造地的地名也沒有祗用某級行政單位的情況，與常見的銘文格式不符；第三，燕國兵器刻辭內容特殊，常見的自名修飾語者有官職名、表器用者、使用者等等，用地名作修飾語的情況未曾得見。再看解釋為“環首劍”的意見，從《銘圖》和《續編》所錄形制的角度看，燕兵中自名為“釱”者，長度在24.8-36.7釐米（11寸）的範圍內，寬度在3.4-3.8，自名為“劍”者，長度則在59.1-62.4釐米之間，寬度在3.3-4.5釐米之間，可見二者長度有別而寬度接近，在長度上有別。再看環首，燕兵自名為“釱”“劍”者，在形制上都是條狀莖，與形制楚劍如17963越王不光劍，形制為“圓首”[[18]](#endnote-18)；又17826高陽劍莖作圓筒形，圓餅形首[[19]](#endnote-19)，18000曹众尋員劍（無自名）首呈喇叭座形，橢圓形莖[[20]](#endnote-20)；又18025-18027越王丌北古劍圓莖，圓餅形劍首[[21]](#endnote-21)；又18075攻吳王姑發反之弟劍、18076攻吳太子姑發反劍，莖成喇叭形，中空，環形首[[22]](#endnote-22)，楚劍環首者，劍首部分往往鑄有銘文；晉劍如18019-18023少劍，“圓柱形莖，圓餅形首”[[23]](#endnote-23)，再對比18077攻吳王姑讎劍的扁莖長條式，無格無首[[24]](#endnote-24)，可見先秦劍環首者劍柄（莖）處當為圓柱形，而扁條莖者無劍首，圓首的部分往往有圓形紋飾或銘文。先秦銅器為扁條莖帶環首者，故宮博物院藏有如下一柄環把刀（圖一）[[25]](#endnote-25)，莖後鑄有一圓環，形與青銅兵器形制完全不同。



圖一

綜上，我們認為此字應區別開來，釋為“旅（鋁）”。同時，“旅（）”字的使用也並非是孤立的，而是具有比較明確的區域和時代特征的，即：均出現在燕王職和燕王喜時代的劍、鈹銘文中。因此，我們認為燕兵銘文之“旅”在意義的訓釋上仍然是可以商榷的，應釋為“呂（鋁）”。

《說文解字·呂部》：“呂，脊骨也。象形……膂，篆文呂从肉，从旅。”字本義如此，《國語·周語下》：“氏曰有呂，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，以養物豐民人也。”韋昭注：“呂之為言膂也。”

“旅”“呂”和“膂”三個字在古籍中多有通用例，其中又尤其以“旅”“呂”為甚。

“旅”通為“呂”。《詩經·大雅·皇矣》：“以按徂旅。”馬瑞辰傳箋通釋：“旅、呂同聲通用。”《左傳·宣公十八年》：“楚子旅卒。”洪亮吉詁：“《穀梁》作呂。”

“呂”通為“旅”。《呂氏春秋·季冬》：“律中大呂。”高誘注：“呂，旅也。所以旅陰即陽助其成功，故曰大呂也。”《管子·地員》：“山之上命之曰復呂。”集校引張珮綸曰：“呂，旅也。庽物萌動于黃泉未能發見，所以旅旅。”《周禮·冬官考工·函人》：“權其上旅，與其下旅，而重若一。”鄭玄注引鄭司農云：“上旅謂要以上，下旅謂要以下。”《穀梁傳·宣公十八年》：“楚子呂卒。”陸德明釋文：“《左氏》作呂。呂，作旅。”《淮南子·時則》：“律中大呂。”高誘注：“呂，旅也。萬物萌動於黃泉未能達見所以旅旅，去陰即陽助其成功，故曰大呂。”《漢書·律曆志上》：“蕤賓生大呂。”范望注：“呂，旅也。”《太玄·玄數》：“太蔟生南呂。”范望注：“呂，旅也。”《續釋名·釋律呂》：“呂，旅也，旅陽宣氣也。”“呂”有群侶並連之義，“旅”有群侶連續之義，二字義核相同[[26]](#endnote-26)。《禮記·曾子問》：“孔子曰……不群立，不旅行。”“群立”與“旅行”併列，表同行。旅又可通“膂”。

“旅”通為“膂”。《尚書·秦誓》：“旅力既愆。”孫星衍今古文注疏：“旅，即膂省文。”《詩經·小雅·北山》：“旅力方剛。”朱熹集傳：“旅，與膂同。”《詩經·大雅·桑柔》：“靡有旅力。”朱熹集傳：“旅，與膂同。”《周禮·考工記·函人》：“權其上旅。”孫詒讓正義引呂飛鵬云：“旅，當作膂。”《釋名·釋船》：“櫓，旅也。”畢浣疏證：“今本旅作膂。”《方言》卷七：“攍、膂、賀、㬺，儋也。”錢繹箋疏：“《眾經音義》卷十三引《方言》：‘膂作旅，旅與膂同’……旅，與膂同。”《說文·㫃部》：“旅”。朱駿聲通訓定聲：“旅，假借為膂。”《廣雅·釋詁二》：“膂，力也。”王念孫疏證：“大雅桑柔篇云：靡有旅力。秦誓：旅力既愆。周語云：旅力方剛。義並與膂同。”《資治通鑒·梁紀十六》：“旅力過人。”胡三省注：“旅，與膂同，脊骨也。”

“膂”通為“旅”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“旅，擔也。”王念孫疏證：“膂字，古通作旅。”《廣雅·釋器》：“膂，肉也。”王念孫疏證：“膂，通作旅。旅之言臚也，肥美之稱也。”

“呂”通為“膂”。《玉篇·吕部》：“吕，亦作膂。”《廣雅·語韻》：“呂，《說文》又作膂。”《集韻·語韻》：“呂，或作膂。”

“膂”通為“呂”。《說文·呂部》：“呂，脊骨也。膂，篆文呂，从肉，从旅。”《玉篇·肉部》：“膂，古與呂同。”

在古文字材料中，呂、鋁常通用。王輝先生指出“呂”“鋁”雙聲疊韻而通，為合金名，“象鑄器金屬錠塊相連之形”，並以卜辭“黃呂”一詞為證[[27]](#endnote-27)。燕耘、唐蘭等先生認為“呂（鋁）”，認為是金屬的名稱[[28]](#endnote-28)。吳其昌先生指出“重丁則為呂，丁即釘，為金屬。故凡碎金霝塊之作丁形而集聚至兩枚以上者。”又指出“呂”字本義是“兩以上多數釘狀之金粒”[[29]](#endnote-29)。徐家珍先生同樣認為“呂”為“鋁”之省[[30]](#endnote-30)。40699-40700效父簋：“休王易效父三”，唐蘭先生釋之為“呂”，解作金餅之象形[[31]](#endnote-31)。黃盛璋先生同之[[32]](#endnote-32)。13208高卣：“王易高，用乍彝。”，李學勤先生亦釋為“呂”，並指出“呂”在卜辭金文中指金屬，疑即較晚金文中的“”[[33]](#endnote-33)。《金文形義通解》：“‘呂’於金文或為金屬或為國名、氏名。春秋以降，金屬字增从‘金’作‘鋁’”[[34]](#endnote-34)，並且認為“金屬”說是可信的[[35]](#endnote-35)。

聲韻方面，旅、呂、膂三字上古均屬來紐魚部[[36]](#endnote-36)，讀音完全相同，造成了字形互通互用的先決條件。王力先生指出呂、膂為來母魚部同音字、同源字，“膂”用以分別姓氏和黃鐘大呂的“呂”[[37]](#endnote-37)。高鴻縉先生指出古籍中“呂”與“旅”通[[38]](#endnote-38)。的角度看，旅、呂（鋁）、膂相通這一點是確鑿無疑的，從字的構造上看，“旅”字實為通假字，本字應使用“呂”或“鋁”，而从金之“”則是在原本通假字形的基礎之上增加“金”為義符，以明確字形所表示的意義，這一現象在漢字的發展歷史中數見不鮮，並且從側面提示我們“旅”“”二字和“呂”“鋁”之間的密切關係。

先秦古兵銘文中又常見“玄鏐”“鋪呂”“鈍呂”[[39]](#endnote-39)等辭，其中“玄鏐”同樣見於自名修飾語中。《爾雅·釋器》：“黃金謂之璗，其美者謂之鏐。”郭璞注：“鏐即紫磨金。”清人吳大澂《說文古籀補》認為15570郘鐘之“鋁”和15421邾公牼鐘的“呂”同。孫詒讓《古籀拾遺》：“鋁或省作呂……齊鐘、周鐘皆以呂、鋁與玄鏐並舉，為黃金之美者，則鎛呂亦為金名無疑。”于省吾先生引而從之[[40]](#endnote-40)。郭沫若認為是黑色的青銅原料[[41]](#endnote-41)。容庚先生認為彝上所說的“玄鏐”即是指青銅而言[[42]](#endnote-42)。李家浩先生直接指出金屬名稱“呂”或“鋁”可以寫作“盧”或“”為質，黃錫全、楊博等學者同之，曹錦炎先生則進一步指出“鋁”為上等銅料[[43]](#endnote-43)。杜廼松先生則認為是“精美的質量高的金屬”，並非單指“黃金”美者[[44]](#endnote-44)。黃盛璋先生指出“鏐”初指銅，後指黃金，而“玄”是黑中帶赤的顏色，又以鏐為錫，鋁為銅，而“玄鏐”是以調劑之青銅[[45]](#endnote-45)。沈寶春先生認為“玄翏”是器物質分，“玄”是黑間赤色，而“翏”即“鏐”之省，是“黃金之美者”[[46]](#endnote-46)。

此前諸多學者們對“玄鏐”的理解有二：一是表示種類材質，二是說明色澤質量。31027鐘有“余鏐是，允唯吉金，乍龢鐘”，“（鑪）”在金文中所表示的意思多為銅料，前人討論眾多，此處以“鏐”合稱，意義應歸為材質。又17066鏐金戈“翏金良金，台良兵”，此處“鏐金”合稱並與“良金”併列，可知是質量優良。兩者意思雖有不同，但可見意義存在一定關聯，我們看到“玄鏐”之“鏐”多有單獨使用，由此看來，義應為優質銅料。除去燕兵之外，同為兵器的17119-17123壬午吉日戈自名為“元用玄鏐戈”，即以鑄器原料的質地和質量為修飾語。又19019-18023吉日壬午劍“乍爲元用玄鏐鋪呂”，在“元用玄鏐鋪呂”後面省略了器名。又31350曾侯夨剑劍首銘：“夨乍自之吉玄鋁侯曾僉之甬”我們據此認為，燕王兵器自名修飾語“旅”和“”應與此義接近，實則應讀為“（呂）鋁”，優質金屬之義，表示劍的原料質地和鑄造質量。

從銘文的辭例上看，除單用例之外，“旅”字之又前常有“武”或“”。黃盛璋先生釋為官名[[47]](#endnote-47)。李學勤、鄭紹宗二位先生隸定作从𠦒从木的“”，疑讀為“警蹕”之“蹕”，“蹕”或“武蹕”當是操使這種武器的燕王侍衛[[48]](#endnote-48)。何琳儀先生疑讀為“武”，武舞即大武之舞，與文舞對言[[49]](#endnote-49)。吳鎮烽先生從之[[50]](#endnote-50)。董珊先生認為17992燕王職劍的“武旅”是武舞之舞，此劍為劍舞專用之劍，比較西周早期的郾侯舞鍚、戈，但沒有排除“武”是官職的可能，因此仍然存疑[[51]](#endnote-51)。朱力偉先生認作地名“武□”[[52]](#endnote-52)。對“武”的訓釋主要可分兩類：第一，釋為官職名；第二，釋為“武舞”；第三是地名。

根據我們的分析，“旅”字在作為兵器的自名修飾語時是獨立使用的，“武旅”“ 旅”中的“武”和“”無論作何解釋，“旅”字都可以不與前面的“武”或“”聯合表義，這一點從前輩學者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，“武”和“旅”都是分別而談的。所以我們說，戰國燕王劍自名修飾語“旅（）”字實應釋為“呂（鋁）”，表金屬之義，與“玄鏐”等一系列修飾語相同。

附表：

|  |  |  |  |  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序號 | 編號 | 器名 | 時代 | 時期 | 銘文 | 武 |  | 旅 |
| 1 | 17841 | 燕王喜劍 | 戰國 | 晚期 | 郾王喜旅釱 | / | / |  |
| 2 | 17842 | 燕王喜劍 | 戰國 | 晚期 | 郾王喜旅釱 | / | / |  |
| 3 | 17843 | 燕王喜劍 | 戰國 | 晚期 | 郾王[喜]旅釱 | / |  |  |
| 4 | 17846 | 燕王喜劍 | 戰國 | 晚期 | 郾王喜旅釱 | / |  |  |
| 5 | 17847 | 燕王喜劍 | 戰國 | 晚期 | 郾王喜旅釱 | / |  |  |
| 6 | 17848 | 燕王喜劍 | 戰國 | 晚期 | 郾王喜旅釱 | / |  |  |
| 7 | 17849 | 燕王喜劍 | 戰國 | 晚期 | 郾王喜旅釱 | / |  |  |
| 8 | 17850 | 燕王喜劍 | 戰國 | 晚期 | 郾王喜旅釱 | / |  |  |
| 9 | 17851 | 燕王喜劍 | 戰國 | 晚期 | 郾王喜旅釱 | / |  |  |
| 10 | 17922 | 燕王職劍 | 戰國 | 晚期 | 郾王職作武旅劍 |  |  |  |
| 11 | 17923 | 燕王職劍 | 戰國 | 晚期 | 郾王職作武劍 |  |  |  |
| 12 | 17924 | 燕王職劍 | 戰國 | 晚期 | 郾王職作武劍，右攻 |  |  |  |
| 13 | 31303 | 燕王喜鈹 | 戰國 | 晚期 | 郾王喜旅釱 | / |  |  |

1. 本研究為北京語言大學校級重大基礎研究專項“商周青銅器自名、定名整理與研究”（項目編號：18ZDJ01）和北京語言大學2019年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（項目編號：19YCX019）的產出成果。本文的撰寫得到導師羅衛東教授的悉心指導，特此致以衷心感謝。本文用以依照“造/乍//之+修飾語+器名”的格式來界定器物是否含有自名，凡“造/乍//之”之後的部分即為自名，自名包含“修飾語+器名”。文中所列諸器來源有二：吳鎮烽，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（以下簡稱《銘圖》）； 吳鎮烽，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（以下簡稱《續編》）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吳大澂，《說文古籀補·補遺》第四頁，《說文古籀補·補補·三補·疏證》，中國書店,1990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朱德熙，《戰國陶文和璽印文字中的“者”字》，《古文字研究（第l輯）》，中華書局1979年，第116-12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李孝定，《金文詁林（附錄）》，香港中文大學,1975年，第240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施謝捷，《郾王職劍跋》，《文博》1989(2)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黄盛璋，《燕、齊兵器研究》，《古文字研究（第十九輯）》，中華書局1992年，第1-65頁；李學勤，鄭紹宗，《論河北近年出土的戰國有銘青銅器》，《古文字研究（第七輯）》，中華書局1982年，第123-138頁；王翰章，《燕王職劍考釋》，《考古文物》1983年第2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盧冀峰，《河北出土青銅兵器銘文輯證》，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(哲學與人文科學輯),2011(S1)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丁佛言，《說文古籀補補·第六》第六頁，第九頁，《說文古籀補·補補·三補·疏證》，中國書店1990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何琳儀，《戰國文字通論（訂補）》，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，第10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吳鎮烽，《銘圖》33卷，27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趙平安，《論燕國文字中的所謂“都”當為“”（縣）字》，《語言研究》2006年第4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沈融，《燕兵器銘文格式、內容及其相關問題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1994年第3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劉正，《青銅兵器文字》，文物出版社2014年，第12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朱力偉，《關於燕國兵器銘文中的地名問題》，《中國語言學研究》,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，第106-11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蘇文英，《商周金文“旅”字構型演變研究》，《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（第3輯）》,巴蜀書社2016年，第89-10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劉釗，《古文字構形學（修訂本）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，第100-10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徐在國，《傳抄古文字編》，線裝書局2006年，第304頁。汗4.48石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吳鎮烽，《銘圖》33卷，第32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吳鎮烽，《銘圖》33卷，第16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吳鎮烽，《銘圖》33卷，第36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0)
21. 吳鎮烽，《銘圖》33卷，第400頁，第402頁，第40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1)
22. 吳鎮烽，《銘圖》33卷，第462頁，第46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2)
23. 吳鎮烽，《銘圖》33卷，第388頁，第391頁，第393頁，第395頁，第39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3)
24. 吳鎮烽，《銘圖》33卷，第46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4)
25. 藏品信息來源：<https://digicol.dpm.org.cn/cultural/detail?id=1a231d9fc6294fcd8ddaf08e1fb21c92/>，名稱：環把刀，時代：戰國，文物號：新00104737，圖片來源同。 [↑](#endnote-ref-25)
26. 黃建群，《古代詞義例話》，中國三峽出版社1995年，第54-5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6)
27. 王輝，《古文字通假字典》，中華書局,2008,97-98。原文引《金璋所藏甲骨卜辭》第511片和《小屯殷墟文字甲編》第1647片卜辭。 [↑](#endnote-ref-27)
28. 燕耘，《商代卜辭中的冶鑄史料》，《考古》1973(5)；唐蘭，《殷墟文字記》，中華書局1981年，第107-10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8)
29. 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，《古文字詁林（第六冊）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，第88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9)
30. 周法高，《金文詁林（卷七）》，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，第479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0)
31. 唐蘭，《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》，《考古學報》1962年第1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31)
32. 黃盛璋，《“（撻）齋（齊）”及其和兵器鑄造關係新考》，《古文字研究（第十五輯）》,中華書局1986年，第253-27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2)
33. 李學勤，《海外訪古記（一）》，《文博》1986年第5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33)
34. 張世超，《金文形義通解》，中文出版社1996年，第191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4)
35. 張世超，《金文形義通解》，第328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5)
36. 郭錫良，《漢字古音手冊（增訂本）》，商務印書館2010年，第19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6)
37. 王力，《同源字典》，中華書局2014年，第15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7)
38. 周法高，《金文詁林（卷七）》，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，第478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8)
39. 《銘圖》著錄了編號為17119-17223的五件壬午吉日戈，其中含有銘文拓片完整的僅17119一件，諸器所屬時代相同，器物形制近似。 [↑](#endnote-ref-39)
40. 于省吾，《雙劍誃吉金文選》，中華書局2009年，第11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0)
41. 郭沫若，《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(一) 》，大通書局1971年，第19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1)
42. 容庚，《鳥書考》，《中山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1964年第1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42)
43. 李家浩，《攻五王光韓劍與虡王光戈》，《古文字研究（第十七輯）》，中華書局1989年，第138-146頁；黃錫全，《“夫鋁”戈銘新考——兼論鑄器所用金屬原料之名稱》，《古文字論叢》，藝文印書館1999年，第175-191頁；黄锡全，《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》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，第61-62頁；楊博，《邢臺葛家莊玄鏐戈考略》，《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》2010年第2期；曹錦炎，《鳥蟲書通考》，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，第21-3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3)
44. 杜廼松，《金文“容”字和“玄鏐뺮鋁”考釋》，《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》，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，第124-12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4)
45. 黃盛璋，《“（撻）齋（齊）”及其和兵器鑄造關係新考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45)
46. 沈寶春，《<商周金文錄遺>考釋（下）》，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年，第851-85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6)
47. 黃盛璋，《燕、齊兵器研究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47)
48. 李學勤，鄭紹宗，《論河北近年出土的戰國有銘青銅器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48)
49. 何琳儀，《戰國古文字典（戰國文字聲系）》，中華書局1998年，第614頁；何琳儀，《戰國文字通論（訂補）》，第10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9)
50. 吳鎮烽，《銘圖》33卷，第27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0)
51. 董珊，《釋燕系文字中的“無”字》，《于省吾教授誕辰100周年紀念文集》，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，第208-21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1)
52. 朱力偉，《關於燕國兵器銘文中的地名問題》，《中國語言學研究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，第106-11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2)